

# 旅行， 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

The  
Investment  
Biker

跟吉姆·罗杰斯一起环游世界

[美] 吉姆·罗杰斯 著  
张俊生 译

如果你有梦想，就要去尝试，  
因为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。  
如果你想改变生活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



YZLI0890114201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The  
Investment  
Biker

# 旅行， 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

[美] 吉姆·罗杰斯 著  
张俊生 译



YZLI0890114201

中信出版社  
CHINA CITIC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旅行, 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/ (美) 罗杰斯著; 张俊生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7  
书名原文: Investment Biker: Around the World with Jim Rogers  
ISBN 978-7-5086-2850-9

I. 旅… II. ①罗… ②张…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9636 号

Investment Biker: Around the World with Jim Rogers

Copyright © 1994 by Beeland Interests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## 旅行, 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

LÜXING, RENSHENG ZUI YOU JIAZHI DE TOUZI

著 者: [美] 吉姆·罗杰斯

译 者: 张俊生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插 页: 8

印 张: 11.75 字 数: 317千字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2版 印 次: 2011年11月第1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07-1812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850-9/I · 233

定 价: 32.00元

##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E-mail: [sales@citicpub.com](mailto:sales@citicpub.com)

[author@citicpub.com](mailto:author@citicpub.com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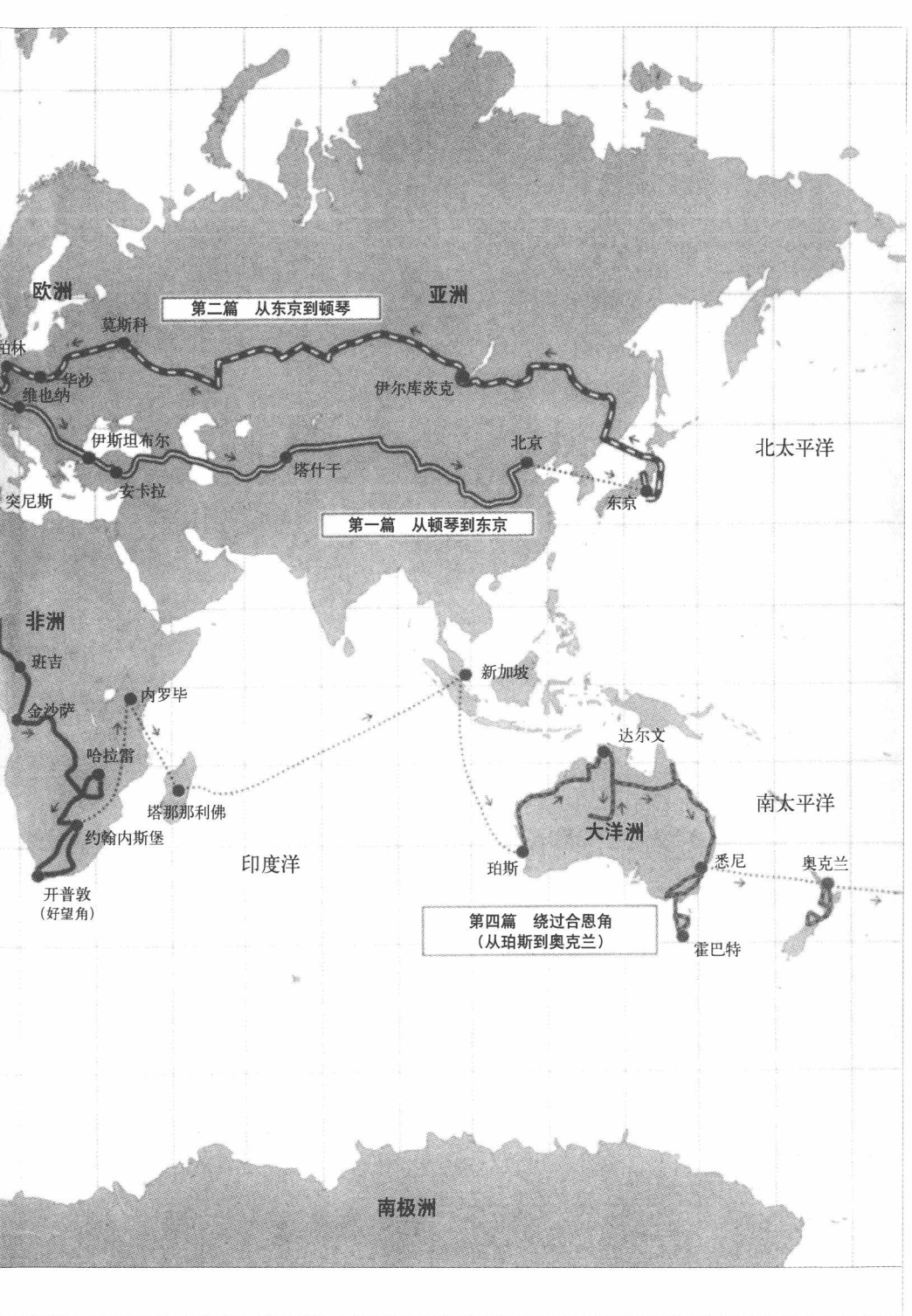
献给那些充满激情地审视世界、探究世界本原的人们，  
当然也献给那些摩托车骑手。



第四篇 绕过合恩角  
(从合恩角到旧金山)

第三篇  
从顿琴到好望角

.....飞行线路



欧洲

亚洲

第二篇 从东京到顿琴

第一篇 从顿琴到东京

北太平洋

非洲

大洋洲

南太平洋

印度洋

南极洲



● 第一篇

从顿琴到东京

1. 飞向苏联 · 003
2. 纽约 · 010
3. 穿越欧洲 · 017
4. 林茨 · 025
5. 中欧 · 028
6. 前往伊斯坦布尔 · 034
7. 古老的土耳其斯坦 · 040
8. 进入中国 · 046
9. 西安 · 057
10. 从西安到北京 · 066

● 第二篇

从东京到顿琴

11. 日本：值得投资的国家 · 075
12. 在世界的边缘 · 089
13. 穿越蛮荒之地 · 098
14. 西伯利亚 · 111
15. 乌兰乌德、济马和坎斯克 · 123
16. 新西伯利亚及其以西 · 131
17. 莫斯科 · 138
18. 前往爱尔兰 · 146

● 第三篇

从顿琴到好望角

- 19. 非洲：征服撒哈拉 · 159
- 20. 撒哈拉以南 · 175
- 21. 顺河而下 · 187
- 22. 愤怒的羔羊 · 195
- 23. 逃亡 · 213
- 24. 赞比亚和天津巴布韦 · 222
- 25. 博茨瓦纳 · 233
- 26. 南非 · 240

● 第四篇

绕过合恩角

- 27. 澳大利亚的长途跋涉 · 255
- 28. 世界尽头 · 270
- 29. 布宜诺斯艾利斯 · 279
- 30. 智利与复活节岛 · 293
- 31. 走近印加 · 306
- 32. 沿着达尔文的足迹 · 318
- 33. 达里恩地带 · 325
- 34. 巴拿马运河 · 329
- 35. 回家 · 344

后 记 · 347

附录一 我们为 22 个月的摩托车之旅准备的物品 · 355

附录二 旅行日志 · 359



第一篇 Investment Biker  
从顿琴到东京







## 1 飞向苏联

我出生于1942年，是五兄弟中的老大。我的父母双亲于20世纪30年代相识于俄克拉何马大学，在学校他们都获得了奖学金，是学术荣誉社团的成员。“二战”时，我的父亲被派往德国担任炮兵军官。战后，他和他的弟弟合伙在亚拉巴马州的迪莫波利斯开办了一家工厂。我的祖上自19世纪早期就开始在亚拉巴马州定居。

我的母亲是独生女，她一下子有了五个儿子，这对她来说真是太困难了。她任由我们五兄弟之间相互争斗、打闹嬉戏。父亲教会我们兄弟五人开车，也教会我们如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从父亲那里我们还学会了努力工作。

我很早就显示出强烈的事业心。在5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份工作，是在棒球比赛后捡拾瓶子。1948年，我争取到在儿童棒球联赛的比赛中售卖软饮料和花生的机会。父亲后来又郑重其事地贷给他这个年仅6岁的儿子100美元，让我买一台花生烘烤机。100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这笔创业贷款将我引向了经商之路。五年后，在经商道路上我获得了利润，偿还了100美元创业贷款后，还在银行存了100美元。我感觉十分富有。（我仍然保留着这台烘烤机，不知道何时我能再次体验这种绝好的挣钱方式。）

有了这100美元，罗杰斯父子公司的投资团队开始成长。我们到

乡下一起购买小牛,那时小牛的价格飞速上涨。我们付钱给一个农民让他来饲养这些小牛,而后我们在次年卖掉这些小牛获取了高额利润。

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高位买进的。事实上,直到20年后,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有关商品图表的书之后,我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我和父亲刚好赶上了朝鲜战争引发的旺盛商品需求。伴随着战后牛肉价格的下跌,我们退出了牛肉投资。

在我们那所封闭的高中学校里,我表现得出类拔萃,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顺利毕业,并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。这令我感到诚惶诚恐,我怎么能和那些来自美国东北部的预科班学生竞争呢?

当我前往耶鲁的时候,父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到大学所在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,因为实在是太远了。在耶鲁的第一个周日,所有的同学都给家里打电话。我也拿起电话,告诉接线员我想呼叫亚拉巴马的迪莫波利斯。接线员说:“好的,你要呼叫的电话号码是多少?”

我回答说:“5。”

她问:“5?然后呢?”

“就是5。”

她又问:“你的意思是555-5555?”

“不,”我很有礼貌地答道,“就是5。”

接线员问:“小伙子,你是大学生吗?”

“我是啊。”

她很恼火:“不要胡搅蛮缠,大学生!”

后来,确信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,她答应为我试一下。那时通信技术十分落后,康涅狄格格的接线员必须先接通亚拉巴马的接线员,后者再接通伯明翰的接线员,而后再接通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。

康涅狄格格的接线员首先发话:“我这儿有个小伙子想连线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的电话,号码是5。”

话音未落，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就答道：“噢，他们家现在没人，都去教堂了。”纽黑文的接线员当场目瞪口呆。

随着大学时光快速飞逝，我考虑过去医学院、法学院或者商学院继续深造。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学习，而且也想继续学习。1964年的夏天，我去多米尼克兄弟证券公司打工，在那里我深深地爱上了华尔街。长期以来我都想尽可能多了解时事，同时，令我感到诧异的是，在华尔街居然有人愿意付钱给我，让我判断发生在智利的革命是否会抬高铜的价格。而且，当时我很穷，急需钱，很明显华尔街能够满足我的需求。

在耶鲁，我是船队的一名舵手，四年大学生活临近结束之时，我幸运地获得了牛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。在牛津，我进入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政治学、哲学和经济学。我成为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历史上，在泰晤士河上掌舵参加牛津—剑桥赛艇对抗赛的第一人。

我开始将暑期在华尔街打工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，拿奖学金来投资。

从牛津大学毕业后，我参军了几年。在军队我替指挥官理财投资。由于恰值牛市，我让他斩获颇丰。后来我回到纽约，再次进入华尔街工作。

我最终成为一家离岸对冲基金的初级合伙人，该基金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复杂基金，买卖世界各地的股票、商品、货币和债券。我无休止地工作，尽可能地熟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情况、货品情况、原材料情况以及各种信息。1968年我入市的时候只有600美元，到1980年退出之时我已经拥有百万美元。然而，为此我也付出了代价。其间，我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，我的两任妻子都不能理解我努力工作的热情，这种热情是父亲遗传给我的。当我意识到能够让钱在市场上为我所用之时，我不会用这些钱来买一张新沙发。我过去相信，至今仍然相信，年轻人省下的每一元钱，如果能适当地投资，都会在他的一生中给予其20倍的回报。

1980年,37岁的我生活无忧地退休了,开始寻求另外一种生活,也让自己有时间思考。在华尔街工作太紧张,没有时间思考。再者,我有一个梦想,除了想换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之外,我还想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环游世界。

自从我认识到亚拉巴马的迪莫波利斯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时,我就一直梦想着环游世界。长久以来我对冒险的渴望可能也来源于此。不过,我不仅把这次旅行当做一次冒险,也把它当做一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,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贯穿我的人生,那就是:真正理解这个世界,不断地认清它的本质。我想以地面旅行的方式认知这个世界,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。

当开始一项长途旅行的时候(例如用三个月的时间穿行中国、巴基斯坦和印度),我认为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摩托车,这样能够使以一种开车无法体验到的方式欣赏风景,呼吸乡村气息。你将融入自然之中,成为它的一部分,触摸它、欣赏它、品味它、聆听它,享受彻底的自由放松。对大多数旅行者而言,旅行本身是达到目的的手段。如果你以骑摩托车的方式旅行,旅行本身就是目的。你骑车穿过从未到达过的地方,体验它的一切,认识新朋友,这才是冒险,才是最惬意的事情。

我想来一次漫长的旅行,长得可以让我忘记一切。我仍旧会阅读《华尔街日报》和《金融时报》,不过我想与投资事业彻底断绝,我想改变生活。这需要一个分水岭,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。我不知道旅行回来后将会做什么,不过肯定会做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我想65000英里的全球旅行应当可以算做一个分水岭了。

在1980年,环球旅行是很困难的。你不可能到达想去的每一个地方,那时全球正进行着二三十场战争。如果我决定环游世界,那么我就要坚持我的一贯风格:要么畅快淋漓,要么不做。我的梦想是穿越六大洲,自西向东横穿中国,自东向西横穿苏联的西伯利亚,从非

洲最北端行至好望角，穿越澳大利亚的大沙漠，从阿根廷最南端直至阿拉斯加。

1984年和1986年，我曾两次去中国与官方接洽，商谈驾车穿越事宜。我甚至租了一辆250cc的本田小摩托车，骑着它在福建省到处走走，看看我能了解到些什么。福建省不是很大，大概与路易斯安那州的面积相似。但是当时福建省有2600万居民，是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7倍。我骑摩托车和乘飞机到了中国几个省会城市，用租来的摩托车进行了2000多英里的探索。到了1988年，我骑自己的摩托车横穿了中国。

回到纽约后，我又去拜访了苏联人，之前我也经常去。当时的苏联仍然是周游世界计划的绊脚石。我写了好几封信，还找人为我的行为作担保。我这次是绝对碰到了老顽固。我去找了伊万·加里宁，他是苏联国际旅行社的董事长。他告诉我这一切简直不可想象，西伯利亚除了熊、老虎、丛林和森林之外一无所有。没有人要去那儿，也没有人想去那儿，事实上所有派往那儿的苏联人都想尽快离开。

令我感到吃惊的是，我遇到的苏联人都不曾到过西伯利亚，也不认识到过那儿的人。看来没有苏联人对西伯利亚知道一星半点儿，就如同今日大多数纽约人对阿拉斯加一无所知一样。苏联人告诉我，要么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去，要么坐飞机去，只有傻子或疯子才会骑摩托车去。

我通过一些渠道被引荐给驻华华盛顿的苏联大使，但即便是他也没有办法。

我慢慢了解到其中缘由，骑摩托车穿越西伯利亚与骑摩托车穿越美国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在美国，高速公路一条连接一条，西伯利亚可完全不同。可能他们说对，那里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路。但是不穿越西伯利亚就意味着没有环游世界，如果我要完成心愿，就必须找到一条路。

地图显示西伯利亚东西长 7 000 多英里,大概是美国东西长度的两倍。西伯利亚只有不到 2 000 万人口,与纽约州的人口相当。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,因为不曾有人清点过那里的人数。我推测西伯利亚不会比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更荒凉,我想还是能忍受的。

在令我绝望的那段时间,我把在中国旅行的录像带给伊万·加里宁看,希望借此能告诉他我是认真的。他接过录像带的时候略显疲倦地笑了笑,不过他还是看了这盘录像带。当我再去找他的时候,他说,“你可以给一个组织写信。”不过,他不知道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,他是在他的官方手册上找到这个组织的。他自己翻译不出这个组织的名字,因此就用俄文把它的名字和地址等所有信息写给我。看起来这是个非同寻常的组织,名字叫做 Sovintersport。我把纸条带回家,复印了一份,贴在一个信封上,并附上一封用英文写的信,信中表达了我想骑摩托车从太平洋到莫斯科再到波兰的计划。

我在信中指出,我会遵守该组织附加的一切条件——他们让我停在哪儿,我就停在哪儿,接受他们认为必需的护卫,甚至是士兵护卫我也不在乎。我决心要去。每当我凝视地球仪的时候,苏联那片广袤的陆地就映入我的眼帘。如果我不能横穿苏联,那么我就不能说自己已经周游了世界。如果不能周游世界,那么这就不是我想要的旅行。我没抱太大的希望。之前的几年,我已经发出了 20 封类似的信。

几个月后,当我已经淡忘了这封信的时候,我收到了回信。信上说:“亲爱的罗杰斯先生,你可以骑摩托车穿越苏联。你打算何时动身?”这封信只有两段,三四行的内容,还有一位名叫瓦列里·萨格罗夫先生的签字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。这如同我坐在门外每天敲门,敲了九年都没有开门,然后突然有一天门打开了,有个人说:“嗨,请进。”他怎么知道我已经在那儿敲了九年门。

我马上飞往苏联去拜会批准我前行的先生。我不断地问我的翻译



奥克桑娜：“他们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”她不断重复地回答：“是的，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

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你如此困惑，如此古怪，如此不相信人，有如此多的问题？”

Sovintersport是苏联的一个体育组织，赞助过一系列国际体育赛事。之前我一直尝试的都是外交渠道和旅游渠道，但是苏联人认为长距离摩托车旅行是一项体育运动。进行环球旅行要记住的第一个教训是：熟知你所去地区的文化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它，否则就会被排斥在外。

我真是太高兴了，甚至有些不敢相信。你能相信他们吗？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？可能当我到了边境的时候他们又不让我入境了。

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。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次旅行，我要环游世界了！满怀兴奋，我于1989年12月飞回纽约，计划次年3月出发。